

在天堂與地獄的日子

歐噴邁勒

這對我真是挑戰。記憶中，我連母親都沒擁抱過，而且出家人也不宜如此。更重要的是：她們一身是病，又髒又臭，會不會傳染啊？但我又問自己：我所學的大乘菩薩道只是知識嗎？

位於印度東部、鄰近孟加拉的加爾各答，是印度屬一屬二、西化甚深的大城市，因為臨海，居重要運輸地位，長久以來，一直是重要的工商業重鎮。

雖然是國際大都會，居住著上千百萬人的加爾各答卻是印度最具爭議的城市，赤貧與極富比鄰而居，天堂和地獄僅一牆之隔。

出生入死的擺盪

2002年2月，在吳哥窟所在地的暹粒縣營區見習期滿後，我臨時起意，決定到加爾各答德蕾莎修女的垂死之家當義工。

抵達的那天，天氣相當熱。下機後經人指點搭車到 MOTHER HOUSE。

聽完院方的簡介，一位加拿大籍義工 Cornne 帶我去找落腳處，勉強住進一間 150 盧比的單人房，衛浴公用，寢具很髒，但時間已晚，暫時將就。

隔壁房住著一家人，整夜都是小孩的啼哭與大人喧鬧聲。

第二天先去找房子，找到一家位於小巷弄中的家庭式旅館。附近也有不少同樣的小旅館，住的大多是來自世界各地的年輕自助旅行者，東、西方面孔都有，東方人以日本、韓國人為多。

巷弄中充斥著許多攤販，賣明信片、賣水果、賣咖哩餅、賣麵、賣菜……，背包族需要的物品，都可以在攤子上買到。即使是店面，

也都小到只有三分之二張榻榻米大，店舖主人穩如泰山地盤坐在一堆貨品當中，不必起身，一伸手即可拿到每一件東西。由於狹窄凌亂，自然談不上衛生，我曾親眼在一個菜攤上，看到老鼠從一堆蔬菜和老闆的腿上走過去，而老闆仍然悠閒的和客人討價還價；也看到有人在排水溝尿尿，旁邊的奶茶攤仍有許多顧客享用早餐。

每天清晨，就得從旅館出發，到仁愛修會的總部和其他義工會合，然後再分頭前往各個中心服務。從旅館到總部，大約要走半小時。

沿途人多，加爾各答的人真是多到難以形容，不論什麼時候走到街上，觸目所見都是人，站著的、躺著的、蹲著的、走著的、閒晃著的。男女老少都有，其中還有不少乞丐家族，小孩們一見到外國人，都會伸出小手，用稚嫩、生澀的英文說：「money or chocolate?」

街頭上和人共存的，還有流浪狗、流浪牛、流浪豬。只要有垃圾堆的地方，就有一群流浪動物在那兒翻找可吃的東西。有時，也會有遊民加入尋覓的行列中。



◎在印度街頭，處處有遊民席地而臥。
(照片提供：歐噴邁勒)

而談到動物，不能不提加爾各答的烏鴉。在這個城市裡，能和人等量齊觀的就是烏鴉了。想想看，滿天黑烏烏的大鳥，持續發出YY的噪音，是多麼詭譎的景況！對原本已因工業污染，而顯得灰濛濛的加爾各答天空，烏鴉的存在，似又為這憂鬱的灰，補上暗沈的黑。

當義工的第一天，與Cornne六點多就到修院吃

早餐。一位日本女人前來問我是否為佛教出家人，原來她從小就想出家，她還曾經作夢，而夢裡的師父長的就像我。

飯後走路前往垂死之家。這是德雷莎修女創辦的第一個中心，被稱為她的初戀，一直吸引著全世界的志工。就像作家葉心慧在〈臨終之愛〉一文中說的：「由於語言不通、流動率高、又沒有集訓，志工經常都像處於一片混亂，但其中又蘊藏了玄妙的秩序，修女與長期志工商常笑稱這是垂死者之家的魔法；推動垂死者之家運行的，不是繁瑣冗長的組織與章程，而是匯自十方的善心與真愛。」

今天的志工約50人，修女對志工並沒有特別的資歷要求，沒有國籍、宗教、年齡等限制，也無須擁有醫療專業或護理經驗，只要願意付出一點點時間及愛心都無比歡迎。

沒有太多說明，自然會有人拉著你去工作。我分到廚房洗盤子，倒廚餘、泡洗碗精、沖淨、擦乾等四道分工程序，分秒必爭。

接著到病房擦床，兩個人一組：先把患者抬到另一張床（她們大都骨瘦如柴，很輕的），然後快速的將塑膠床墊擦淨，再鋪上乾淨的床單，有的人爛瘡很大，膿血頗多，有的尿失禁，所以臥具要反覆換洗。

10點，志工到屋頂休息吃點心，可以稍微轉換心境。

之後餵病患吃飯。有個病人依偎著我，還親我的手，顯出無限幸福的樣子，但我一直很在意她的滿口牙垢和口臭。

12點服務結束，我與一些人坐地鐵回旅館。

下午前往DAYADAN的兒童之家，這兒的小孩都是孤兒，有的殘缺，有的智障，有一個已經30歲了，聽說還不會自己吃飯……，所表現出來的是一種死亡和陰鬱的氣息。大部分的小孩一直蹲在廁所；而為因應小孩需要，四處均有坐式廁所，氣味很不好。

為他們擦身，也全是尿味、大便一大坨，一些志工媽媽做起來很順手，而我看到這些小孩如此頹廢、缺乏生機，無法自理，心情十分沉重。

對這些小孩而言，吃飯是一大難事：有些無法自己吃，有的不肯吃，有的要爬很久才到飯廳，一頓飯大約要花一、兩個小時才能搞定，飯後殘局更是難以收拾。在這裡，感覺不到小孩的喜悅與純真。

佛陀說得對：生命是苦。

自此之後，我沒有再去兒童之家。

第二天與法國籍的 Monica 前往垂死之家。用早餐時又碰到日本女人，她還是熱情地擁抱我。

一位新加坡的華人修女知道我來自台灣，主動地來鼓勵我。她讓我與四位日本學生把好幾箱的小瓶乳液倒到大罐子裡，他們是社工系的學生，年紀雖輕，卻已走遍天下，還申請到這兒實習。

有一年輕的患者，一隻腳幾乎爛透，修女為她剪除爛膿、消毒，她淒厲尖叫。我為一個病人按摩，她說：「你的手怎麼這麼冰？」唉，我的心才涼一大截呢。

有個人呼吸困難，趕緊為她戴上氧氣筒。



◎看看我的腳，都是癱瘋惹的禍。
(照片提供：歐噴邁勒)

週日的服務令人難忘：我協助護士為患者換藥，病人因痛會抗拒，我必須抱著她、唱歌安撫她，以轉移她的注意力，唱甚麼歌呢？當然是「三寶歌」。

在垂死之家，病人有人照顧，即使最後死了，在去世以前，至少感到了人間的溫暖，因為修士修女們都非常地和善，她們

盡量地握病人的手、擁抱病人。如果病人情形嚴重，一定有人握住他的手，以便讓他感到人類對他的關懷。這對我真是挑戰。記憶中，我連母親都沒擁抱過，而且出家人也不宜如此！更重要的是：她們一身是病、又髒又臭，會不會傳染啊？

但我又問自己：我所學的大乘菩薩道只是知識嗎？我連病人都嫌惡，我的修行是甚麼？

10點有彌撒，我也去參加禱告。

當痛苦遇到樂觀

星期四是個特別的日子。

同為德雷莎修女創建的痲瘋病中心，因需要專業照護，並沒有提供給來自世界各地的志工服務的機會，僅在每星期四開放志工參觀訪問。

1957年，印度鐵路局慷慨地在加爾各答郊區阿頌索附近，撥出鐵道旁的一塊空地，給「仁愛傳教修女會」設立了痲瘋病中心，收容了來自印度各地的癩病病患，並施行職能治療。

本以為痲瘋病院大約是個隔離式的環境：住著許多傷口潰爛、哀哀呻吟的病患。沒想到，迎接我們的卻是一個花木扶疏的美麗庭園：



◎痲瘋村的住民相當樂觀開朗，臉上露出喜悅的微笑。婦女們以織布自力更生。
(照片提供：歐噴邁勒)

有菜園、有魚塢、有豬圈的社區。再往另一邊走，還有忙碌萬分的紡織廠、製鞋廠，而病患所需要的手術室、病房、義肢室、復健器材等也一應俱全。有不少病患在痊癒之後選擇繼續留在中心服務，並結了婚、生了孩子，院中甚至還為這些下一代成立了學校。


此處每一個人看起來都很樂觀，見到外賓都是彬彬有禮地合十微笑。介紹的人說這裡的一磚一瓦、一草一木都是病患們自力建設的；每一個有工作能力的人都會參與生產，自食其力，他們甚至可以提供火車站周圍四百多名遊民飲食，活得相當充滿自信與尊嚴。

天堂與地獄

很多志工朋友都說：加爾各答很多地方像地獄，真不像人住的；但因有德蕾莎修女和這麼多有愛心的人，所以變成天使的樂園。

而我在這裡，每天實習之後心裡都很疲累，會動念：明天不要再來了！但第二天卻又不由自主地再接受試煉——放掉法師角色、當一個純粹的人。

服務的時候，內心總是不斷地翻滾、自我辯證：出家後是否更有慈悲心、平等心、更能放下、更能入眾生心？無著菩薩因為無量的慈心，故能用他的舌去吮狗身上的蛆，我能出自赤誠去關心、去擁抱眾生、實踐尊貴的施受法嗎？

是的，成佛路遙，菩薩道難行。但是，在天堂與地獄的日子裡，我至少體解到：生、老、病、死真是我們修行的四位天使啊！

（作者按：我在垂死之家學習幾天後即染上熱病，不適合繼續為病患服務，於是臨時決定前往大吉嶺山城避暑。山上多是藏胞與密教的氛圍，非常適合靜修。但因氣候太冷，我又患上風寒和痢疾，加上缺水諸多不便，一週後即歸來。）